

作女越来越奇葩

面对她们谁还敢自称女汉子呢



汤唯在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中的表现就像公主病发作。

他们更能作

□本报综合报道

严肃点,这可是一门集物
理学、细菌学和精神学都不能
解释,挂科了就是死路一条的
地球学科!

《狄仁杰之神都 龙王》:龙王满嘴喷蛆

徐克的恶趣味早有前科,男人
女人傻傻分不清楚都是小儿科,处女
作《蝶变》就大玩蝴蝶诅咒,《地狱无
门》吃人肉,《第一类型危险》炸香港,一
颗唯恐天下不乱的心,路人皆知。这些年,
老爷已身为香港导演北上的旗帜,恶
趣味之“恶习”多有收敛,但绝未丧失。

《狄仁杰》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,下蛊
的段子在两部作品中一脉相传,《狄仁杰之
神都龙王》中的童子尿解蛊,更是“肉麻当有
趣”的完美诠释,还有“龙王”满嘴喷蛆,实在
让人恶心难耐。

其实在许多港片中,一些“蛊”的玩法,比
《狄仁杰》还要丰富有趣以及恶心得多。

《蛊》:下蛊之术千奇百怪

该片导演桂治洪老师对蛊的热爱早有预示,
他早年的《蛇杀手》里,主角就是个疯狂偷蛇、养蛇,
并用蛇当武器铲除异己的蛇男——换个角度来看,
此蛇男简直就是把自己当成了蛊界鼎鼎大名的蛇蛊
的活体培植皿。

到了电影《蛊》里,桂治洪终于放开手脚玩了。影片
讲述的是一名香港男子在泰国一晚情后,遭人下蛊残杀
自己女儿的故事。其实剧情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片
中千奇百怪的下蛊之术。比如涂尸油的棺材蛊、利用体毛
养小鬼的鬼仔蛊、柠檬傍身引发的蠕虫蛊等,都伴随着旁
白,进行了教科书一般360度无死角的展示。

有如此多的蛊术展示,片子的恶心程度也可见一斑。
《神都龙王》的吐蛆虫场面,基本上就是该片的缩水复刻版。
当然,更恶心的还是桂治洪本人,为了效果逼真,导演将装满
蛆虫的竹筒放在化妆间仨月,每次拍摄时便取出涂在演员身
上。

这效果……太残暴了。

《蜈蚣咒》:演员吐活蜈蚣

很显然,《蜈蚣咒》深受《蛊》的影响,片中万只蜈蚣破体
而出的场面,是对《蛊》里吐蛆场面的致敬及升级。

有意思的是,和《蛊》中桂治洪用真实蛆虫的手段一样,
《蜈蚣咒》中的蜈蚣降头,也全是由真蜈蚣完成拍摄。这需要大
力感谢蜈蚣王陈福才,他不仅提供蜈蚣,还提供了蜈蚣解药。
至于吐蜈蚣的女主角李殿朗,她贵为李翰祥之女,能如此敬业,
令人佩服。

□本报综合报道

这是一个拥有某种特质的人群很
容易被划分和定义的年代。继女汉子大火
没多久,一个叫作女的群体又因为电影《我想
和你好好的》进入观众的视野。跻身光棍档的《我
爱的是你爱我》中,王珞丹也饰演了一位作女。

在多数人的共识中,“作女”是指那些无视常识、
无理取闹的女性同胞。她们散落在现代都市的大街小
巷,翻翻微博就能看到无数的男人在饱受作女的折磨。
《我想和你好好的》还不错的票房背后正迎合了
这样一群男人无声的控诉,他们的存在像是冯绍
峰眼底的黑眼圈般黯淡深邃。作女“作”是一种人
生状态,体面的作女保留生活质量的同时能
给他人留下喘息空间;执着的作女却在
“天高海阔世界任我作”的人生信
条下渐行渐远。

都是那种如双重老妈子般存在的男主角。但
有一点好处是显而易见的,此类作女形象都
不错,而且情敌可能都缺乏耐心,所以谨记:
撑得久,女神还是你的。

的沉淀才能坚定自己的心意,在二度相亲时
重新牵起爱人的手;《非诚勿扰2》中的舒淇要
见生才会意识到葛大爷这种适用男的可
贵。



倪妮在《我想和你
好好的》中塑造的喵喵
成为作女的代表形象。

电影越来越能“作”

第25期

白百何在《分手合约》中饰演了一位作女。